

集体偷窥 扯下谁的遮羞布？

本报记者 张子森 石念军

杨武(化名)失声痛哭的正面照片,至今在各大网络上赤裸裸地悬挂。附带的视频中,当杨武用哽咽的声音说到杨喜利要实施强奸时,拍摄者的声音尤其刺耳:“放大、放大。”

从纸媒到网络,杨武将自家遭遇坦陈于大庭广众之下,并迅速引来千万级点击量和评论、转发。网民一边骂这个丈夫“窝囊”、“懦弱”,一边兴致勃勃地点击,不放过任何一个有看头的视频。

当这种围观和情绪宣泄达到高潮时,另一种声音在网上出现:请放过“世界上最窝囊的丈夫”和他的妻子吧,一个不负责任的社会,会把地位卑微的老实人变成“世上最窝囊的男人”。一个迷失了方向的社会舆论,也会把原本善良无助的正常人逼向崩溃的边缘。

“你太懦弱了”

2011年11月6日,杨武第一次把电话打给当地媒体。他控诉妻子被联防队员强奸了,自己当时躲在一边。施暴者的家属一遍遍上门谩骂、恐吓。

这家媒体的记者接了电话,决定去看看。

“一个瘦弱女人躺在床上,脸色惨白,瑟瑟发抖,直勾勾盯着天花板,床下还有一大摊血迹。忽然,她从床上坐起来,挥舞双手,嚎啕大哭。一有陌生人靠近,她就呼天抢地,狠狠地用头撞墙,似乎感受不到疼痛。”

当这个记者听完杨武的哭诉,忍不住感叹:“你太懦弱了!”

这句话,连同强奸过程中的一些细节,一起写进了报道。

杨武案经过网络发酵和微博转载,迅速成为热门话题。而知名人士和知名媒体转载的微博,转载和评论数量均已过万,仅仅一天时间,围观者对杨武“懦弱”、“懦夫”的评价呈几何倍数疯涨。

越来越多的媒体赶到现场,文字、图片以及视频被集中传上网

络,再加上微博转发,杨武,他的妻子王娟甚至他们年幼的女儿,一一清晰地出现在公众面前。

一桩强奸案,赫然成为曝光程度最高的公共事件。一家媒体针对杨武的自责,头版头条刊出“‘我是世界上最窝囊的丈夫’,是的,你还好意思说”这样的标题。

11月7日,群情激昂的这个傍晚,深圳晚报摄影记者温庆强注意到了杨武案。8日上午,他赶到杨家,拍下了那张流传甚广的照片。

“这也许是世界上最残忍的采访了”

“一堆的话筒、录音笔,如果你是当事人的话,身心已经受到极大伤害了,面对这样蜂拥而至的媒体,心里是什么滋味?”这是某卫视主持人对温庆强照片中场景的评论。

照片中,至少有四家电视台的话筒对着受害人王娟。王娟背着头,用被子蒙住了脸。

“她不愿说话”,温庆强告诉本报记者,现场至少10家媒体的记者一直在催促王娟说话——“说说当时的情形”、“你有什么感受”等等。

做过5年摄影记者的温庆强,

当时便“感到不妥”,按下快门,转身离开。

“这也许是世界上最残忍的采访了。”看到温庆强拍的这张“一堆话筒”的照片,有网友评价说。

11月9日,王娟自杀,又一次被救下来,丈夫日夜守护着她。这之前,王娟也自杀过几次,去医院救治过,因为没有钱,只得出院回家。

然而,这仍然无法阻止一拨又一拨“闯入者”。他们从杨武家狭小的卷帘门直闯而入,将不足8平方米的小屋围堵得满满当当。杨武一边语无伦次地对每一个人说着谢谢,一边哭着央求:“求求你们了,出去吧!”

扑通一声,他跪倒在地。

这不是杨武第一次下跪,各种各样的视频上,杨武向记者下跪、向前来看望的好心人下跪……这样的姿势,这样的画面,在网上一点点击便跃入眼帘。

集体偷窥下的“娱乐休闲”

最早报道此案的记者心里也不安,但支持他的声音是,如果不是他将这一事件揭露出来,杨武一家的命运,以现实的判断,不会像

现在这样迅速得到政府救济。

但杨武一家,也引来无数目光追逐,他们的隐私被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。每一个围观者,哪怕是站在客观角度说话,以微博和网络的强大传播能力,千万级数量的评论来“审判”这一事件的当事人时,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这已经上升为一场全社会的集体偷窥。

这一幕并不难见,不久前的“小悦悦事件”中,大家集体指责“18个冷漠的路人”见死不救,并“人肉”这18人的籍贯、住址、电话,还有网友上门,拿着摄像机边拍边骂。“不幸”成为“十八分之一”的广佛五金城的那几个店主,生活完全被打乱。

研究社会心理学的学者指出,集体偷窥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,从戴安娜车祸到陈冠希“艳照门”,网络时代的偷窥不需要任何成本,只要打开网络敲击键盘即可。集体偷窥的匿名性,将偷窥的代价降到了最低,原先伴随着个体偷窥的罪恶感、焦虑感随之消失,反而成了一种寻求快感的活动,某种程度上已经具备了“休闲”的价值。

(下转 B02 版)

□光棍节,谁之“劫”

剩女大都在大城市,剩男大都在农村,这是中国新的城乡二元化。

B03·观察

□农民工的“性福”

“政府和企业应该帮助农民工铺上一张‘双人床’。有时候,他们需要的,只是一张床。”

B08·特稿